

## 渡口

譙進

夜裡，河谷中起了風，寒氣隨之加重。雅各拉緊外袍，往篝火中加了些乾枝，隨意翻動幾下，一串橙黃耀眼的火星隨風飛起，很快又消失在黑暗中。

這是個無月之夜，火光僅能照亮眼前一小塊地，再遠一些就是深不見底的黑，但雅各仍能藉著水流的聲響清楚地分辨出雅博渡口的位置。說是渡口，其實不過一段水淺的河道，成年人撈起外袍就能蹚過去。

水流聲在空曠的河谷間迴蕩，越發讓人心煩，雅各眉頭緊鎖，盯著火焰，試圖轉移注意力。還有什麼疏漏的地方嗎？他心思隨著火焰的跳動開始迅速運轉，只有進入這種狀態才能覺得安心，他向來討厭坐以待斃的感覺，只要還能思考，就還有勝出的可能。

雅各把各樣細節梳理了一遍。應該沒有了，能夠考慮到的，都安排妥當了，除了自己，所有的都已經過了渡口。

爲了這場會面，雅各一路上思前想後已經好幾天，但早上得到的消息還是擾亂了他原有的計劃。派去打探消息的人穿越清晨的薄霧趕來報信，哥哥以掃正帶著四百人往這裡趕。雅各心裡明白來者不善，大隊人馬不是爲歡迎他回歸。雖然早就預料到會有麻煩，但四百人的數目還是讓他震驚。一家老小加上僱工不到三十人，如果應付不好，這將是一場過不去的劫難。

前幾天在路上已經應付了一批來找麻煩的人，岳父和他的兄弟，說是要追討他的神像，其實是爲了他們家女兒和那些牛羊，好在對方人少理虧讓他應付過去了。但與哥哥的衝突，於理於人，自己都沒有優勢。

他停下正預備起行的隊伍，俯下身來向神禱告，身體與聲音都微微戰抖。

這位父輩的神將他召回故鄉，但他現在不確定是否還能活著進入迦南，只能求神救自己脫離哥哥的手。

禱告之後站起來，發現一家人都怔怔地看著他。雅各趕緊整理好衣袍和有點失控的情緒，開始計劃要如何度過這一關。

雅各很清楚以掃真正要找的就是他一個人，躲了這麼多年，該來的還是逃不掉。

從雅各幫家裡打點事務開始，他就執著於哥哥的兩樣東西：長子的名分與父親的祝福。長子名分是母親給的，只要從她肚子裡先鑽出來，將來就能分得雙倍家產。祝福是父

親離世前留給最青睞的那個兒子的，雖然象徵意義大過實際用處，但卻關係到今後在家族中的地位。從平日父親對兩個兒子的態度，雅各知道這祝福早晚也要歸哥哥。

每次想到以掃不需任何努力就享有父母親最重要的餽贈，雅各的呼吸就變得不平順。命運不公啊！他想要與其搏一搏。

在家的那些年，雅各常在帳篷內安靜，苦思冥想，琢磨如何能將那兩樣東西佔為己有，所以當機會出現在眼前的時候，他一個都沒有錯過。一次哥哥累暈了，他用一碗紅湯換到長子名分；另一次，趁著父親老眼昏花，在母親協助下他騙到祝福。等到兩樣盡收囊中，雅各的命運果然得到了根本的改變，只是完全不是朝著他期望的方向。

哥哥是個勇武之人，沒什麼心機，但吃了虧還是知道，揚言等父親斷氣，就取弟弟的性命。父母聽說趕緊打發雅各外逃到舅舅家躲避風頭。本以為過些時日，等哥哥氣消了就回來，走得匆忙，除了手裡握的拐杖，他身無分文。

誰知一走就是二十年。

歲月漫長，好多事都變了，卻還是沒能沖淡哥哥心中的憤恨。

不過歲月讓雅各明白一件事，當年費盡心機得到的全是無用之物。離家時他什麼都沒有，沒有名分也沒有祝福，現在不只牛羊成群，還有了一大家子人，都是自己努力的結果，當然也少不了神的賜福。

但他沒有想到的是，那些曾經的執著會在二十年後回鄉的路上對他進行一場伏擊，看來命運依然不會善待他，為了家人他只能繼續戰鬥。

雅各站在渡口前的路上向前眺望，河谷對岸綿延的小山丘擋住了他的視線。故鄉依然在看不見的遠方，面前卻橫著一道深淵，要怎樣才能逾越。看來只有犧牲這些年積攢的牛羊去填了，除此之外他想不到別的辦法。

經過一天的深思，雅各終於把一切安排妥當。

日落後，他將送給哥哥的牛羊牲畜，按種類分好群過河。牲畜都挑健壯肥美的，每個種群之間的距離得也經過計算，可以保證以撒迎上來的時候，每走一段就能見到一群，而且是越來越貴重。趕牲畜的僕人該怎麼說話，態度要如何謙恭，頭與腰低下去的角度與位置，這些細節都交待清楚，容不得馬虎。之後才是他自己的牛羊，散亂著趕過河去。

等前面兩隊走出一段時間之後，他讓拉結和利亞分別與十一個兒子、使女過河。駱駝隊由利亞與大兒子流便領頭，大家拉開距離，萬一以掃殺起來，讓後面的人還有逃生的機會。雅各自己跟著最後一頭駱駝，拉結懷裡抱著年幼的約瑟坐在上面，那是他最愛的兩個人。

走到河邊他站住了，「你先過去，容我再準備一下，待會兒就趕上來。」

雅各望著對岸，看見隊伍舉的火把星星點點，正沿著對岸河谷緩慢移動著，前頭的部分已經跨越山脊。

「面總是要見的……」拉結看著他，歎了氣口，轉頭把手裡的韁繩抖了抖，駱駝邁開步子踏入水裡，發出嘩啦的響聲。

目送她們走遠之後，雅各就一直坐在篝火旁，除了不時往火裡丟些木柴，沒有其它動作，心卻依然煩躁。

他從來沒有感覺如此不安，不管如何努力預備，用心策劃，明天的樣子還是與這個夜一樣黑暗模糊，他抓不住一點線索。他不知道自己還在等待什麼，也許是一個聲音，告訴他，不必擔心，夜很快會過去，一切都會明朗。禱告神聽到了嗎？他會如何回應？此時他在何處？他發現對這位神，其實他還很陌生。

雅各把眼睛閉上，用力地聽。

但此刻他只能聽到風的嘯聲與河水的鼓譟，這個渡口只有他自己。

忽然，他聽到有蹣水聲從渡口那裡傳來，唏唏嘩嘩。

雅各轉頭看著聲音傳來的方向。會是誰，之前過去的人回來了嗎？難道哥哥已經下手了？還是，這是哥哥派來尋找他的人？

他的心劇烈跳動，伸手握住了放在一邊的杖。

聲音過了河，向他靠近。他目不轉睛地盯著黑暗之中。

漸漸地，從虛無中走出一個人型，在篝火畫出的明暗交界之處停了下來，是一個陌生的身形。那人穿著行旅之人的裝束，長袍束腰，寬巾蓋頭，杵著根走路的拐杖。看樣子不是衝著他來的，雅各稍微放鬆了一些。

他睜大眼想要看清來者的面貌，但是光線昏暗，加上火光跳動，讓來者的細節漂浮不定，難以捕捉。

「急著趕路？要不要歇息一會兒？」雅各向那人揮揮手，指著面前的篝火。趕路的陌生人似乎思想了片刻，然後點點頭走過來，靠著一塊石頭坐下來。他側對著雅各，頭巾遮住了大部分臉，雅各仍然看不清他的樣子。

「為什麼在渡口這裡停下？再往前有片豐美的草場，常有牧人在那聚集過夜，比獨自在這裡安全。」陌生人開口，是一個略顯年輕的聲音。

「早就該過去的，遇到些麻煩耽擱了。」

「什麼事，需要幫個手嗎？」

這一刻相遇，下一刻就走各自的路，沒有必要把自己的麻煩告訴一個不認識的人，就算說了他也幫不上吧，面對那四百人，多一個人也沒用。雅各心裡想著，一臉苦笑地搖著頭，沒有回答。

「怎麼，覺得我幫不了？」陌生人側頭看了一眼雅各，應該察覺了他的想法。

「實在無意冒犯，但自己的事情還得自己處置，不想連累你。」雅各仰起頭望著漆黑的夜空，長歎了一口氣，如果不是危機近在眉睫，他還真想找個人說說心裡的煩悶。

「你確定自己可以應付得了？你不認識我，又怎麼知道會是連累我。」

雅各頗感意外，聽得出這人態度傲慢，語帶不敬。

是自己那句話惹到這個陌生人？他想不出原因，有些反感他的無禮，但想想自己的處境，不是再多個敵人的時候，也懶得爭辯，坐那裡不再說話。

風颳得更勁，在二人之前的空地上捲起一個小旋風。

「反正沒事，我們來比試比試，這樣不就彼此認識了。」趕路人似乎並不想放過雅各。

「怎麼比？」雅各本不願再理他，但詫異這人居然會如此堅持，想看看他到底要怎樣。

「摔跤。」

年輕人果然是以力氣取勝啊。雅各想想，自己有勝算的可能嗎？

他伸出手，看著上面那些粗大的骨節和老繭。這二十年牧人的生活讓他身體有很多變化，現在他可以徒手抱起一隻成年的肥羊。他估量那人，應該不會比一隻羊重。

他猛地將手握成一個拳頭，發出筋骨繃緊的聲音。就比一比吧，至少可以暫時不想渡口那邊的煩心事。

「好吧，我們比一比。尋常的規矩，身體觸地為敗。」雅各站起身，脫下外袍，短衫裡露出了結實的膀臂。

那人也站起來，將解開頭巾，束在腰上，走上來與他對面站著。藉著火光，雅各看到一張平凡的面孔，唯一不同的是看不出長途跋涉的人都會有的倦色，雖比雅各年輕，卻也並非格外強壯。

兩個人同時往中間靠攏，彼此點頭，手剛搭在一起，雅各就猛然弓下身子將對方的腰抱住。他想要一開始乘對方還沒有留意的機會獲得有利的姿勢，只要力氣用得巧妙，不一定非要強過對方也能取勝。

這是雅各自己總結出來的經驗，這幾乎成爲他在面臨挑戰時的一種本能。從小他就認爲自己出生時的先機與後天的能力都比哥哥弱，只能靠善於等待並抓住機會，才能扳回劣勢。

雅各兩臂抱緊對方，雙腿用力往後蹬，如果對手重心不穩會很容易被推倒。

果然對方身體晃動，似乎要向後傾，雅各心中一喜，勝利是不是太容易了些，他猛然加力，並壓上全身的重量。陌生人突然右腳後退穩住身體，順勢把雅各往側後拽，他正好使足全力，一時收不住，身體往前衝去，那人向右轉身，左手繞過雅各的肩頭抱住他往下壓。雅各心裡一驚，趕緊放開對方，在整個人撲到地面之前用雙手撐住了身體。

只是一瞬間，雅各失去有利的位置，反而被對方壓在身下，處境尷尬。現在他的身體離地面只有一隻手臂的距離。

爲什麼每次都是這樣？眼看勝利到手，下一刻卻狼狽不堪。

一定是對手故意露個破綻，騙他入了圈套。這天下的人都是一般的伎倆，雅各心中苦笑。對欺騙二字他再熟悉不過，還是中了招。

雅各雙臂狠狠地撐在地上，手深深地抓在土裡。對手在壓制他的同時，試圖尋找將其掀翻的機會，他讓身體盡量下沉，並反制攻擊，對方一時也搬不動他。

在巴且亞蘭的日子，他也是這樣被壓著。寄人籬下的日子本來就得看家主的臉色，何況他還指望著娶舅舅的女兒爲妻，更要低聲下氣。原本只是愛著妹妹拉結，卻被拉班騙著硬生生要加上姐姐利亞，爲了這對姐妹白白爲拉班工作十四年，也被壓了十四年，動彈不得。

雅各厭惡自己現在這個姿勢，但他也很有耐心。對方仍然在嘗試著不同方向的攻擊，而他在等待對手兩次發力的間隙來一次反攻。漸漸他感覺到對手的力道減弱，呼吸變得急促。他猛然雙腿用力，站起身來，同時反手到背上抓住對手的肩膀往前拽，如果成功地完成背摔的動作比賽就結束了。

陌生人還真被他背了起來，但在失去重心之前，用力一推掙脫雅各的雙手，然後往一旁跳開。乘著這個機會雅各也站了起來，各自退後幾步，兩人又面對面站著。

雅各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氣，站起來呼吸果然要順暢很多。他擦了一下臉上的汗水，朝陌生人笑了笑，示意對方繼續。他彎下腰，身子向前探，慢慢往前移動。對手並不簡單，不能再大意。

在雅各看來，這摔跤和人生差不多。就像被舅舅壓榨了十四年，之後六年中又十次被強改工價，但只要抓住機會，他總能一點點從舅舅那裡把本該屬於自己的東西挖過來。

他在等待機會。

但在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中，兩個對手彼此勢均力敵，都不給對方抓住破綻的機會。火光中，兩人不時糾纏在一起，身體碰撞時發出低沉的喉音，又分開，等待，然後又糾纏在一起，一直到篝火慢慢熄滅，東方的天空開始泛白。

雅各的動作已經慢了很多，不停地喘息，但他頭腦並沒遲鈍，他的眼睛一刻都沒有離開對手，機會總是有的。

「咱們停了吧，看來今天分不出勝負。」陌生人開口了，他站直身體，放下警戒。

其實雅各也累了，但是他更無法忍受這樣的結果，不清不楚的就像這黎明前的渡口，一切都混沌模糊。

而且，現在他看到一個機會。

對手已經完全放鬆，站在面前毫無戒備。他要再試最後一次，衝上去緊緊攔腰抱住對方將其推倒，就像開始那樣，這次沒有不成功的理由，對方已經疲憊，想要放棄。

但當撲到對手身上那一刻，他遇到了不尋常的阻力，像是撞在一棵大樹上，連輕微晃動都沒有。這有悖常理，但雅各是破釜沈舟的心，沒有絲毫退縮的想法，他使出全力往後蹬腿。

陌生人並不驚慌，似乎預料到雅各的偷襲。他探出手在雅各大腿根上拍了一下。

雅各先是感覺一種從未體驗過的疼痛，如同針刺入骨髓，從右側大腿窩一路向下貫穿整個右腿。很快疼痛退去，與疼痛一起消失的是右腿所有的知覺。

他嘗試著放開手，讓自己站起來，發現右腿完全使不上一點力，幾乎站立不住，驚惶間緊緊抱住了陌生人，才沒有跌到地上。

他不確定到底發生了什麼。為什麼腿不聽使喚？這個人對自己做了什麼？他是誰？

「天快亮了，讓我走吧！」陌生人催促道，身體卻沒有移動，任憑雅各抱著。

怎麼可能讓他走，這腿怎麼辦？他要如何去面對河那邊等著他的生死會面？如果哥哥殺起來，連逃命的機會都沒有了。

「如果你不給我祝福，我就不讓你走！」雅各的手臂抱得更緊。他想不到其它辦法，只能抱緊這個陌生人，他隱約感到唯有這個人能夠給他一條出路。他似乎察覺到了什麼，卻又說不清楚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人問。

「雅各。」

「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，都得了勝。」

得勝？雅各不太敢相信自己聽到的。我這個樣子像個得勝的人嗎？他的確是一個喜歡跟人較量的人，但是他從來沒有覺得自己贏過，也正因為如此他才需要不斷地與人爭鬥。他只記得自己二十年前從家裡逃出來的樣子，在舅舅家忍氣吞聲的那些日子，以及返鄉路上岳父追上來要與他幹架的尷尬，當然，還有早上聽到哥哥與他那四百人時候的恐懼和焦慮。連一個渡口都過不去，他不覺得自己勝了任何人。

他突然發覺，這掙扎半夜的摔跤與記憶中那些較量是如此的相似，最終都是一無所獲。

與神較力？他不清楚自己何時與神較力過，與他只是在夢中見過一次.....

雅各突然意識到什麼，「請把你的名告訴我！」

「何必問我的名呢？」

陌生人把手放在雅各的頭上，為他祝福。雅各不自覺地就跪了下去，他突然相信不管河那邊有多少憤怒，有了這個祝福他就能勝過。

日出的時候，雅各杵著杖，一瘸一拐地蹣過渡口，他給這個渡口起了名字，毗努伊勒，意思是他面對面見了神，卻還活著。

從河水中經過的時候，雅各發現清晨的日光讓一切都變得清晰。他看到被朝陽鍍上一層金黃的山丘沿著河谷兩岸延伸出去，河邊的草叢與矮小的灌木青翠盎然，河中的石頭在水中晶瑩閃亮。

他發現這渡口真的很淺。

( 故事取自聖經. 創世紀32章 )